台學統

台學統卷二十四

黄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二　車氏學派

蔡起巖先生夢說 高耕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黄巖人嘗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傳開門授徒黄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第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宋元學案同

三台詩錄起巖隱居錦川留心洛學時稱錦坡先生

遺書

經義考詩箋八卷蔡夢說著佚

遺詩

岳王墓

讜論盈廷久厭兵蕭蕭風雨自雞鳴誰知南北勢離合只在英雄身死生愛國安能爲子計旋忠倘幸有君明何人冷聽東窗話敲落鐙花對短檠

宋元學案高耕字志伊其先覩察使棟從高宗南渡居臨海先生詩文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已也晚歲益奇自號天逸所著有帚金集 棻按赤城新志高志伊爲蔡起巖高第弟子故附焉

思齋胡立方先生常

赤城新志胡常字立方號思齋恬靜好修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台守徐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浼之其相

重如此嘗彙編晦翁語錄十卷歎曰窮年矻矻庶于此歸宿乎所著戞釜吟三卷有曰十載苦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亦可見其進修之大略矣

台學源流胡思齊名常字立方黃巖人恬靜好修不慕榮利親埽庭戸一唾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覩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廛跬步不出戸外嘗彙編朱子語錄十卷曰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又著戞釜吟三卷有云十載苦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與車玉峰相友善長八年玉峰以兄事之嘗自謂反躬篤行未如胡立方又稱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閑不獵交以幸譽不矯高以孤衆

其學謹靜愿質必謀必訪不啻疑以養晦也王賀翁華甫令黃巖親訪其廬洪石窗穊繼之禮待尤厚趙星渚景緯與賀翁相繼守台皆加敬禮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令盡赴春官皆由郡貢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涴之其見重如此一日疾革以書別諸友玉峰往省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旣別去復以書抵玉峰已而屬纊玉峰誌其墓宋元學案略同

胡立方墓銘　玉峰車若水撰　赤城後集十九

友人胡立方諱常台州黃巖人曾祖磻錫父升予向年僅能一見勿庵范先生不再進而隔世後知谷口鄭公隱居有趣遇抵邑必求之先祖舊有屋於西橋之南巷

與立方鄰谷口訪予必訪立方予始知立方一日與谷口同往縱觀所藏古刻名書遂見勿庵思齋說言語甚至於是始交立方思齋者立方所名齋也立方長余八歲予兄事之立方尤執謙二三十年未嘗一語慢褻傎所謂久而敬者乎編諸子史胡氏春秋黃氏儀禮方氏禮記等書無慮四十巨冊予恨心麤不能也嘗愛其彙聚朱文公語錄其分門纂其聯屬者不殊使人從容探討而閩蜀所刊大快後生雖工撫谥杜清獻公亦以爲然初立方幽居久琴書自娛雖在市廛一步不出戶外實翁王公華甫在新昌與吾邑馬起伯善伯雅多談立方實翁令黃巖親訪其閭叩以政事得失石窗洪公穮

繼之禮待尤厚二人皆有善政立方之助居多然自是不得閒關矣竇翁守台數致之星渚趙公景緯與淇公共居天目山訊黃巖士友及來守又致之遂徐公宗臣嘗與星渚同在講筵又知立方立方雖少出而有問未嘗不告一日論折米錢吏人固爭立方引王使君故事徐公喜減三之一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悉由郡貢徐公曰若思齋不可涗之其相重如此自壬子癸丑閒得飧泄疾試藥久不效緜緜十有餘年遂煉硃砂養火三月煮台附吞之喉舌不利醫者謂上壅大進涼藥泄甚胃不受食六脈如吹緜再進硃砂死矣前數日與趙艮夫別後事悉以屬焉遂作書別予并屬銘墓豫往

省之神氣儼然予嘗疑大學末章錯簡尙記舊語相問
予歸有書復予又復徐公書遂屬纊成淳乙丑十月十
六日也星渚在嘉興聞之驚曰哀哉斯人失此直諒多
聞之友矣年六十有四夫人鄭氏名巽號巽齋有婦道
門内不聞聲先君十年卒子二人長汝爲旣冠且娶立
方始再得子命鞠於兄嫂他日以父母之恩事之遂名
似孫立方先葬夫人於靈雲山今汝爲將以明年春二
月甲申奉柩往葬先期來取銘立方恬靜好修親埽户
庭一唾不委於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
若手未觸觀書端坐未嘗行動挾擕通達世故有規模
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衆日中所爲事一一籍而記之

義氣慷慨與人交有終始堅如金石其書旻翁吟三卷

朱子彙語十卷皆予序銘曰窮約命也獨善分也既窮奚及物也其所有脫誤前日閉關之樂乎悲夫

遺書

晦翁語錄彙編十卷今佚

台州外書宋胡常編自謂窮年矻矻於此歸宿其書視李方子傳道精語楊與立晦翁語略互有不同尤見抉擇之精

晦翁語錄彙編序 玉峰車若水撰 赤城後集二十八

癸卯春立齋先生在宥府一日退朝之暇若水盍侍言焉先生歎勿庵之亡恨失一經筵士且恨未能致谷口

於京師因顧若水曰每閱江湖儁英才華暴耀念爾淡如也若水曰曩自力於古文遐征覃搜知不可賴也反躬篤行猶媿未如胡立方先生曰鄉人耶曰固勿庵谷口之所器也曰何如曰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閒不獵交以倖譽不矯高以孤眾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不含疑以養晤也親見其彙編朱文公語錄自謂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先生問其年問其里喜曰歸必識之又曰是編亘不易比得蜀本較售無論譜拙誠能志此幾人哉初立方彙編既成俾書其凡若水辭未足以知也立方曰除軒而祖也勿有聞乎又二年乃克裒數語以介於立方夫自學者厥於窮理致精而遽有擅於

顏子坐忘曾子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間多聞之士往往又不過爲詞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且自負淵源之祕不在於多聞嗚呼有是哉任己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其定而義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文公統周程之正用力加勞與之於性命富之於事物經之於日用常行放之於治國平天下無一不究其極而奇經怪志蠻夷外國之書無一不察其變以吾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據雒邑坐明堂綱紀於四方偏陲裔壤各奠其所無敢溷焉諸門人所錄言語大略雖識有精觕記有淺深然自五星

聚奎以來講明之備未有盛此者也近年頗見其門人自編彙者昭武李公方子有傳道精語建安楊公與立有晦翁語略章抉句摘奇綴巧附殊極精便而觀者無探求之功則未知其果二人之書歟今立方所纂之合不奇之分不縷旁尋互見潛心者進體認者無窮耳雖然若水誠未足以知也姑書其凡首之癸卯所聽蓋以誠有以知之者也立方名常

戞釜吟三卷見浙江通志已佚

石潭王蘊文先生賁

赤城新志王賁字蘊文號石潭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賀翁創上蔡書院金華王魯齋爲堂

長賁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領其事旣卒無以殮門人爲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歧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宋元學案同

台學源流王石潭名賁字蘊文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時趙守景緯延金華王魯齋主上蔡書院教事先生具古冠服來謁魯齋歸王守華甫請先生代其事嘗撰心圖爲說以傳學者葢借一字以立義足爲心學之助云其說曰邵子有言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夫善惡之分胥壞殊絕未有不由於一

心之所起者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葢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㝠此心所主不亦重乎愚平居玩心之一字有以識夫心學之方一點在中心之主也有所主於中則可以應於外兩旁兩點心之衛也立爲防限使之不至於放蕩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縣其兩旁不遠不近者亭亭在中不可有所偏倚也下一𠘧者以中間一點流而下之則陷溺而爲愚不肖故以此盛之示其不可陷而溺也上虛空者其中一點原無障蔽無蔽塞充而上之則𣵀高㬈

明極而可以通神明參天地故虛之以示其向上無往而不可到也昔人制字三面設範圍使物之在外者不能引而其中一點旣不倚東又不倚西又不墮下凝然中正以開一方使作向上工夫其意探矣故易言敬以直內程子言心有主則實心要在腔子裏正欲其操存於中也其中一點是此意也易言閑邪存其誠夫子教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欲防閑於外也外兩點是此意也中庸欲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不欲有所偏倚也懸其兩旁是此意也孟子戒人陷溺其良心以梏之反覆則違禽獸不遠正恐失於下流而陷溺之也下一兜是此意也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

性而事天皆言等而上之與天相通虛其上是此意也聖賢言心反覆詳備其與字義悉相脗合人能體其言思其義日夜用心於存養之閒則心足以統攝性情庶不失人之所以爲人矣余將求心於旣放之餘故別其養之放之之異畫爲圖以自警及卒無以斂門人爲治其喪將葬道有小而捷者衆請於其婦婦曰先夫平日未嘗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曰有是婦哉先生之德益彰矣

棻謹按心字篆文作𢖩虛其中而空其上以明上達之意其中左筆下流以示下達之易其旁兩筆以防其心之偏倚不中義甚精美隸變作心中一點與下

一兇乃篆文之凵旁兩點乃篆文之凵盖戒偏倚而弁防其下流非以中一點爲心之主也惟古文心字作⊙與日字相似中一點爲心之主圍其外以防其心之放管子有言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是古文大篆心字本與日同故管子之說如此攷之說文如古文愼作昚从心火聲火餘木燼字古文惡作晉以及昌字昇字皆从心字古文之驗也石潭不明古篆而以楷隸說字義雖其言質足爲學者之則而博古之士或反嗤之然郢書燕說其國大治在善學者亦取其言之足法而不必以小學繩之可也光緒辛卯九月癸亥王棻謹識

脚氣集友人王賁字蘊文今之隱君子也今亡矣其曰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晳之問此語確然可信曾晳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王石潭帖跋　金華王柏會之　　魯齋集五

君諱賁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賓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賓翁受條約賓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而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賓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冠服執弟子禮

來謁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強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於葬道有兩歧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并及之以為有志者法

隱君潘柏峯先生希宗 蔡希點

宋元學案潘希宗字景昭一名煃黃巖人縣志云大澧人從蔡春山車玉峯遊宋景定二年領漕薦文丞相器重之有往來書札宋亡隱居不仕號柏峯居士有文集縣志云大理少

鄉年獻志其墓

遺集

柏峰居士文集久佚

宋元學案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拔是時太平尚未分縣當作黃巖人博學善詩隱居教授從遊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躋膴仕先生安貧樂道以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

遺集

春山雜稿見浙江通志久佚

楊浦城先生明復

赤城新志楊明復字復翁臨海人操履純正博通經籍著有周易會粹尙書暢旨詩學發微冠昏喪祭圖號浦

城先生

台學源流楊浦城名明復字履翁一云復翁臨海人少從翁丹山學操履純正博通經籍景定間王守華甫聘爲郡學正所著有周易會粹尙書暢旨詩學發微及冠昏喪祭圖

遺書

周易會粹 經義考云未見引謝鐸日周易會粹臨海楊明復著今亡

尙書暢旨 經義考云佚 赤城新志云今亡

詩學發微 經義考云佚 赤城新志云今亡

冠昏喪祭圖 久佚

台學統卷二十四

台學統卷二十五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三　魯齋王氏學派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

赤城新志黃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與車玉峰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旣卒賜諡康敏其諡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文肅華胄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于易安居恬靜不以貧富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

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謹按謚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謚康敏

大清一統志黃超然字立道黃巖州人從王柏遊得性理之傳尤深於易著周易通義三十卷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絕意仕進築西清道院居之賜謚康敏

台學源流黃壽雲名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幼有高志聰明博達讀書不舍晨夜研精探奧絕出流輩每雞鳴盥櫛就書齋戒子弟不得通賓客及關白家事必待午餉後乃許行之率以爲常嘗往來魯齋之門得性理之傳

而尤深于易推本周子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著周易經世二十卷發程朱二傳未盡之意別爲或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詩話筆談及會要麻各十卷傳學者嘗曰與其多述以詔後曷若及吾身而面命乎乃構義塾生徒遠至蒞之弗倦燕坐凝然雖悍猾輩見之斂退其聞先生之風者咸起慕焉先生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不仕衣麤啖稗一不介意嘗自咏云不知乃不愠古人歎難能我謂直易事學道非干名本無求知心愠亦何從生自艾年以後絕書不觀唯局一室默坐反觀內照以爲有得士友或竊窺而笑之則奮然曰不笑不足以爲道又作詩云我有數行書藏在元關側樵夫

與稚子箇箇各自得乃築西清道院以居自爲之記所
著文曰西清集卒年六十有二諡康敏識者謂先生生
不仕元其介分截然矣推其志豈肯受元諡哉
棻按尊鄉錄節要云元至治間卒則當生於宋景定
中而赤城新志載趙景緯以寶祐六年守台魯齋爲
上蔡書院山主實在此時及考車若水台州新錨坊
場河渡錢記則趙寶以景定三年壬戌七月至其聘
魯齋爲山主亦在此年時車玉峰年五十三壽雲當
亦年二十餘矣蓋生於宋卒于元宋亡時年四十餘
歲入元二十餘年又三十年至至治中始賜諡耳又
按積庵記庵係元貞丙申八月建其記當作于此時

至趙子昻書在延祐四年葢在公歿之後也

壽雲黃先生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

六經之理易爲最矣假年以學在聖猶然高溺於虛卑或滯數閩洛未興孰識其故惟壽雲公得易之精翊閩溯洛通義以名下極象爻上窺卦畫進退吉凶與道消息高明之學博達之才用之天下呼風喝雷迄宋歷元遇坎而止祿不可榮儉德之否玉峰魯齋師友淵源台學至是益大以蕃誰哉布衣歿有顯謚公德在人延於世世

柔川書院記　晉寧張翥仲舉撰　赤城後集四

書院之設肇於唐而盛於今朝自三代有學後之有國

者法古皆立學而通都大邑民生必眾則長材秀民有非一儒官可周教事也於是有鄉學有社學猶古之黨庠遂序也又於家有教者爲五季濁亂士去其業多林居野隱執經講授及時寧平遂即其所寘書院賜敕額列學官蓋以俊秀有造於是風化有勸於是朝廷所以納民於法度之域畢由學校不可一日而墜也今柔川書院建於黃氏之塾黃氏故家閩宋工部尚書懋始徙台之黃巖州柔川里爲州望族九世爲承奉郎汝霖生兩淮提舉希愈提舉生光山令應時令生太學內舍景龍內舍生壽雲先生超然先生幼有高志聰明博達讀書晨夜不舍研精探奧絕出流輩兩與鄉貢世革不復

仕逝以立言自見衣麤啖粺一不屑意於是推本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著易通義二十卷發程朱二傳註未盡之意別爲或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其於消息造化之機應事接物之際旁及老莊之言孫吳之法醫方卜算農圃家言抉其隱微衍以新說至於諸史考詳必實不從虛文也故學於門者往往於道有聞若他所著西清文集十卷詩話十卷筆談十卷地理撮要十卷凝神會要麻十卷與歲計錄載賓祭工役器用施舍周卹之宜二十條一一皆可法嘗曰與其多迹以詒後曷若及吾身而面命乎乃構義塾於里生徒遠至誨之不倦燕坐凝然雖悍猾輩見輒斂退其聞先生之風

者咸起慕焉卒年六十有一子中玉初庵山長克承先志闢塾爲書院中祠二程子朱子侑以先生東西兩廡爲師生之舍後堂爲會講行禮之所庖湢器物悉具弦誦時發衿佩翔集有司以聞部使者覈以上中書下禮官議如章請謚先生曰康敏眞山長掌院之教事方今兵革之時人無定居乃立書院似迂闊非當務夫豈知盜賊之興正由教化之不行邪說得乘隙而入亡其秉彝好德之心耕鑿有生之道而流爲凶悖污辱之行使之習知有親有義有別有序在人心之本然者因啟迪順導之孰忍自棄於非類哉今爲吏者不知教爲民者不知學驅之饑寒逼之禍災又莫能思患而預防之故

至此極耳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若良有司能明先王化民成俗之方恢宏學校以風厲之民思王化今時亦易然也有不興起而自新也哉予故因黃氏之舉而詳言之是爲記

遺書

周易通義二十卷台學源流作周易經世台州府志作十卷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亦作二十卷

同治黃巖志宋黃超然撰超然之學出王魯齋爲朱子之再傳故其論易殊有源本見台州外書是書推本伏羲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發程朱傳義未盡之意見台學源流府志見赤城新志明時尚有鈔本今未見

經義考

周易通義序

赤城後集二十八

易有太極是生陰陽陰陽交易而成對待易之體也所謂先天也陰陽變易而有流行易之用也所謂後天也體中有用用中有體萬化之原萬古之會萬象之蘊萬物之情萬用之經萬事之時盡在是矣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其興則昔之廢可知也春秋傳韓宣子聘魯始見易象易象周公所作象辭獨見於魯則其晦又可知也先天當天地開闢之運中閒得後天後天當再開闢之運又中閒得十翼孔安國謂贊易道以黜八索雖其詳不可考意蓋可推矣彖傳象傳文言序卦雜卦所以翼文王也繫辭說卦兼犧文而竝翼也世皆

以後天賴十翼而明爲夫子之功不知先天由十翼而傳微夫子後世殆不知有伏羲之易夫子之功所以大也所以關天地盛衰之運也此道若廢若興若晦若明更千有餘載然後有周子太極圖說有邵子皇極經世書發揮先天之蘊尤爲暴白其於天地盛衰之運亦非偶然出者嗚呼至矣超然少而讀易不得其門後乃求之周子邵子之書又取朱子本義讀之始覼覶蹊隧尙恨本義朱子嘗欲再修而未及於是悉其疲苶參會互考始則採之先儒以盡其情中則反之諸闇以竭其蘊終則本之經意以斂其歸因而成袠目曰通義通義者葢卽夫子之義通文王之義以上遡伏羲之義也嗟夫

觀吾之名書則知吾釋經之意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非但以包羅理氣剖析象數而已一畫一辭迺理氣象數凝結而成文者也此所以闡天地之運也伏羲畫之文王繫之夫子翼之同爲出於理氣象數之自然亦猶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枝不但太極自生出之後序爲然三聖之序猶是也此通義之所以作也

題周易通義後 赤城後集二十九

通義初成或咎余不當以先天後天分體用或謂固與於中古昔未嘗廢或謂易道圓通不當以例括之譬之曰先天後天誠自各有體用但二者對言則先天當爲體後天當爲用矣大率天地之間有對待斯有流行先

天卦位主於對待而以起子終亥列二氣之消長是以謂之體也後天卦位主於流行而以起寅終丑著萬化之生成是以謂之用也體中有用用中有體是二者亦未嘗有所偏廢也如記曰樂由內出禮在外作豈謂禮果在外哉言固各有當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夫子之意固未易窺測予謂言其興則昔之廢可知此語亦不可不深玩也天下之理有廢斯有興有晦斯有明不有廢也何以言興哉昔者庖犧畫易始乾終坤六十二卦皆包於乾坤之內至其列之卦位則乾坤定於上下而震巽坎離艮兌各以其偶對列凡此皆天地不易之道迨至三代各以作用推易夏曰連山以艮爲

首殷曰歸藏以坤爲首其於庖犧之易寖以殊矣獨文王祖庖犧復以乾坤爲首故上經首乾坤以明天地定位下經首咸恆以明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旣濟未濟以明水火不相射一以庖犧之法綱維於六十四卦之閒故夫子不傳夏商之易獨傳周易者此故之以也第古事邈遡難於明言故曰雖其詳不可考意蕊可推矣亦殆有微辭焉覽者或未察也古者入國必問禁入鄉必問俗未有入易而不求易之凡例也如不欲讀易則已讀易而不知凡例之所在猶未讀也難者曰讀經必有例乎曰唯易與春秋不可無例繫辭傳說卦傳卽夫子之發例也夫子刪詩定書皆不立

傳獨傳易者知凡例之不可以已也春秋夫子自作故不自傳也但繫辭傳說卦傳略舉宏綱不及細碎吾所謂例云者辭義細碎之閒而已中人以上淵識沈潛固無以吾之書爲中人以下則吾之書有助矣故吾之書非爲易設爲讀易者設也凡或者之言固自有所見然予亦幸其致疑故備著其論如此世豈無人必有同予之見者屠維單閼良月吉日書 按己卯元至元十六年始一統

周易或問五卷 經義考云佚

周易釋蒙五卷 或作釋象誤台學源流作識蒙經義考云佚

周易發例三卷 元史藝文志作一卷經義考云佚

周易發例序 赤城後集二十八

余嘗竊譬箋易當如畫家寫六十四卦之義三百八十四爻之情正邪險易利害攻取猶之老少妍媸意態情性各隨其人不但位置耳目口鼻而已後世明習之士數喜談易觀其筆力馳騁上磅下礴可謂健矣然未免自以意位置故雖極天下之至工而其人則不似也似不似未暇論或置口於鼻易耳以目則又不復爲人矣凡掩襲時義悖亂上下象外生占占外生說者皆顛倒耳目口鼻之數也易以德位時義爲重有此德當此位適此時行此義處己治人之道趨吉避凶之機差之毫釐謬且千里如其實象失眞虛理任意當貞反動當承反應聽其說雖美考諸事實乖是又如比五音而强目

以聽盛八珍而責鼻以食其不至賊人之性也者幾希予爲此懼每以讀易之法當先推卦義以求六爻之情情有難通則參以彖象有難通則參以位位復難通則參以三百八十四爻之例例明而聖人之意十得其五六矣朱子嘗言上古之書莫大於易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竊謂易有吉凶卽春秋之有刑德也易以吉凶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行事春秋以刑德寓於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故讀二書者皆宜究聖人命詞之例易例圓通苟能深明其意然後知圓通之中極爲謹嚴與春秋等今學春秋者必求春秋之凡例獨易之例乃置而不講上者鑿理下者鑿象精觕不同其鑿均也凡例

既明易乃可竊作發例

地理撮要十卷 見張翥柔川書院記今佚

會要麻十卷 見浙江通志舊志作二十卷誤按張翥柔川書院記作凝神會要麻十卷今佚

詩話十卷 浙江通志入文史類今佚舊志話作畫又連筆談作十卷俱誤

筆談十卷 浙江通志入小說類今佚

壽雲集 赤城新志云有鈔本今未見

西清文集八卷 浙江通志云壽雲集赤城會通記作西清集今按當別爲一書蓋壽雲集乃詩稿也張翥柔川書院記作二十卷蓋合壽雲集言之則詩稿當爲二卷也

歲計錄 按柔川書院記云歲計錄載賓祭工役器用施舍周卹之宜二十條一一皆可法此書黃巖志不載補錄於此

右書共十一部無一存者其詩文可攷者附載於後

遺詩

古風

不知乃不慍古人歎難能我謂直易事學道非干名本無求知心慍亦何從生所以茅簷下高枕曲吾肱琴書坐中友雲山門外朋肺腑欣有得耳目諒無憎願同子揚子白首太玄經

三台詩錄云淸淡學陶公秋懷云未知鄒湛輩安用名長垂名垂亦何用但有糟粕遺具見足己無求之學

遣興

䴡麥有餘粒雙鳩下庭際知我無殺心相忘兩無礙風

暄物意樂雲薄花影晦試知春已深纔覺靜可愛紛紛門外客經過不相詣不邀亦不卻有酒當共醉

三台詩錄云首四忘物中四樂天末四更見處人我閒絕無成心晉室渡江來惟淵明人物胸次最高吾論康敏亦然雲薄花影晦眞景以無意得之

鴟梟獲腐鼠

鴟梟獲腐鼠歡喜同八珍鳳皇翱千仞琅然落清音事有適相値梟遂生嫉心仰首遽一嚇謂鳳當見侵鳳皇睹腐鼠掩鼻方微顰投患且不納奮攫豈所任崑崙有竹實去去不可尋

班婕好

涼飈射庭樹蟋蟀終夜鳴紈扇雖棄置采色固鮮明明年南薰集尚愜君子情不似妾薄命零落不復親或作稱疑非

秋夜

已斷江湖夢猶存塊磊胸茆簷午夜月竹寺九秋鐘芋栗謀全拙詩書計亦慵蒲團端有味臨老得相從

秋近園林風露涼蟲聲無數出頹牆前朝舊事過如夢不抵清秋一夜長

遺文

禮說　三台文獻十二

春秋聖人之禮書也道本無形品物之節則有體可見

所謂禮也禮本無歷因事而是非褒貶可識所謂春秋也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大抵典章法度故實皆謂之禮雖易象亦周禮之一也周衰凡小國能守其先君之舊典者雖大國必畏之惟無禮者先亡春秋褒有禮貶無禮惟邱明深得其意後世良史如馬遷班固書事鉤情不復以禮為急矣此豈其智不足以及哉所以然者先王之說不明於後世故也禮肇於伏犧而詳於三代三代之禮其曲折纖悉吾雖不得見嘗執是說以按後世國祚之長短益灼然如著龜也秦禁詩書殺學士最無禮最暴亡隋以吏術束天下亦無禮二世而亡曹魏雖功定中原而民不見德所

以扶持憑藉之者舉無之僅四十年而亡晉自司馬懿以來蠹知除民疾苦遂能混一海內然內則宮殿不肅外則夷夏不分天下遂大亂猶以未盡絕禮如秦隋也潰裂百年而後亡宋齊梁陳偷生一隅日尋干戈之不暇何暇治禮義哉五季之亂有如弈棊無譏焉可也獨唐貞觀制度紀綱最號詳密有意用能傳世二十垂三百年漢規模宏遠事親孝取民寬祈天祠地獨知愼重三代而後有禮者莫如漢用能傳世二十三垂四百年由此觀之失禮少者其脈永失禮多者其數促未有無禮而久存有禮而遽亡者吾嘗味辛有適伊川之言以考石敬瑭父子之報然後知敗禮之驗如此嗚呼豈惟

國哉士有志於道欲以傳其家視此可鑒矣

西清道院記　赤城後集五

壽雲居士中年無所於巢乃避世於牆東小屋小屋之西又有屋少甚劣如蝸牛之廬其前脩竹百个微有清陰因名之曰西清道院以為讀書之所然今日之讀非復昔日之讀矣夫自有文字以來世之著為書者何其多也往往書益多世益不理興亡盛衰循至無窮甚者叔末之所遭乃有載籍之所無者世不悟本尙欲馳騁於言語聲技之末欲以夸當代而垂無窮凡若此者皆非居士今日之所讀也居士少時頗慕雜博然止資以為詩行住坐臥莫非詩也其於舉子業游焉而已既而

所業不工間為同輩所嘲侮於是發憤為文擯詩不為者數年神搜鬼鉥窮深入微肥皮厚肉脫灑淨盡技成欲試則時已尙武回顧舊習跬步之間倏同芻狗書不誤予而予自誤也兵後每念插架千帙悉隨雲煙辛勤記誦十不省一西清之內松牀竹几蕭然終日抱一守中以遺視聽居士今日之所讀書蓋如是而已客有過而笑曰子屋甚陋不得為道院故以道院名院固無書又自贊為讀書之所然則莊周列禦寇殆復生於今耶予固笑之居士亦笑曰不笑不足以為道也龍集著雍攝提格良月吉日記 按戊寅至元十五年元已代宋

重修黃巖縣學記 赤城後集一

邑故有學素不治丙子傾洞士皆解散於是棟撓栖摧東蹟西仆禮殿凜凜懼壓士相與議曰是不可緩迺謀之凡爲士者之家於是各以穀米來相上虔下勸閱十有幾月學宮成堂廡整嚴丹雘明麗邑之老穉經行頹垣敗屋之中驟覩聖人之宅皆相顧以驚曰嘻偉哉何成之易也僉謂不可無記迺以屬超然竊謂古之學官自爲之而士不及知今之學士競趨之而官不及爲蓋時有今昔事有緩急亦其勢然也聖人之教惟曰言忠信行篤敬先之以孝弟廉恥之訓次之以禮樂射御之文文宏之以大學平治之道迨其成也剛果者沈厚柔和者高明以至當大事而不懾治小事而不欺臨財則

不苟得臨難則不苟免隨其所就悉有實績自近世儒先急於授受概以天地混沌之源性命精微之蘊泄之以語人耳剽目攘者私焉以自足以顏貌嚴冷爲矜持以步趨舒徐爲涵養察其所安則心之所欲與口之所擇者有若冰炭圓方之不同是故古之學道者修辭以立誠後之學道者修辭以立僞弊流而末失枝落而節隕至有不可道者此豈先聖先師所望於學者之意哉吾邑古號多士名儒碩學肩項相望自一二十年來亦稍歇矣今之學士獨能相與葺舊刱新於瓦礫殘毁之餘覘他郡國已爲上瑞苟復能察聖門之所以得與近世之所以失精剛純篤默成實踐謹操舍於眞妄之端

辨舜跖於義利之限使闔邑之士皆有矜式則士風一振不但學宮而已超然不敏輒書所見以諗同志者而願學焉

忠應顯靈侯廟碑　赤城後集六　元貞元年乙未二月立石

世有挺特不羣之才其生也患不及用其用也患不及盡生而不用用而不盡人皆曰制於天也然有篤官峻職天偶不用之於生前而特用之於身後若顏卜之修文郭嘉之中郎與夫蔣子文之王鍾山柳子厚之侯羅池蓋無得於此則有得於彼不伸於顯則當伸於幽天於挺特不羣之才故不忍使虛出而虛逝也維黃氏自尚書府君由閩徙台始家黃巖之柔山垂二百年隱而

末發是生從大父顯靈侯諱希旦字仲魯侯有神力覗扛鼎搏虎殆不足爲戲擇鉅竹一握即碎重屋脩棟可挾而動也爲兒時嘗誦書家塾晝覩緋紫數人捽文書若告身者示之曰帝命若主此土言已忽不見甫弱冠而卒方議卜竁巫言當有大風拔木處即吉地也里中今置廟處適木拔輀至即軸折遂以葬焉於是靈響暴著遠近坌集乃即墓立廟宋寶慶間賜額忠應寶祐間賜謚顯靈超然惟漢關張唐褒鄂皆以驍勇雄武號萬人敵關張雖功名不終然猶焜燿史冊而褒公鄂公遂圖形淩煙稱唐虎將竊聞侯之才氣與故老所傳平生行事益軼出關張褒鄂之上使得時遇主萬戶侯何足

道不幸蚤死不少概見既生不得爲名臣死乃遂爲明神風馬雲車翕忽有無民水旱必禱疾病痛苦必請谷答響鼓應桴殆百有餘年而如一日嗚呼天不用侯於生前而用侯於身後豈不以長材壯志暴白於一時者有限豐功盛烈福應於千祀者無窮向使侯生而及用用而獲盡則亦已矣安得英風凜凜沒而愈强使一方永賴到今哉廟嘗再新今丹雘已暗碑猶未植使侯之英風駿績與前朝褒錫之盛泯泯弗彰無以揭當代而昭無極豈非缺歟超然少有此意自揣蕪拙不足以稱豐碑恧而不敢爲伺筆力少進心口相謀謂爲之未晚今年益衰筆益退不敢覬復進若自醜其文則碑終闕

矣乃卒爲之深恨不能發揚萬一則又爲歌詩以薦祀

其辭曰

山巖巖兮水湯湯篤生異人氣開張奇骨神駿如龍驤

謂宜勒勛紀太常忽乘白雲朝閶闔天宮有勑鎮此方

前朝錫命恩煌煌靈旗驅馬侯來翔吏士整肅不可當

約束魑魅虎豹藏我民無厲歲有穰福及子孫祈壽昌

簫鼓嘲轟進侯堂割牲釃酒弗敢忘山可泐兮水可量

侯祠千載德彌光

天台縣太平鄉義社記　赤城後集四

天台縣太平鄉張君士雅率鄉之同志鳩田聚穀捌置

義社以備急徵隄𮊸匱過叫𥁞倡輯睦條僃而慮周辭

正而情洽其說曰此子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意也倉成求記於余惟先王和民善俗之政雖節目至鉅然其先無不於鄉者是故鄉遂比閭以安其業鄉師稽器以共其事鄉射以聚德鄉飲以賓賢又加鄉老於大夫之上以示所尊祀先生於社以久所敬使其樂生重本之心固故各知愛愼而其教也易入恭長慈幼之習勝故不相暴犯而其化也易成民生斯時其相友相助相與扶持者豈特淳風未散使然哉上之人實造就之也厥後商鞅變法蔑古罪首然猶鄉置三老以掌教化自後世言之鞅可盡訾耶今張君生千載之後獨能合一鄉之善士相煦以溼相濡以沫遂捌斯社

外以膺賦役之需內以協閭里之好諄諄焉惟義之戒可謂有見也已抑予嘗躡屩負笈經從台嶽之下望瓊臺赤城崒嵂嶫嶙幽然以深闃然以達卓然其𢌬可企也意必有隱君子棲息其間如古所謂鄉先生云者而世特未之見也諸君家是鄉其高仰是山者素矣靈秀之稟視他邑當敻異更願抱璞以益求其志觀善以益端其趨使異日弄文者傳襄陽之耆舊好事者繪尚陳之德星不但義社而已余居委羽山中目擊不義者如蚊蚋嘈雜散聚恨不卜鄰二仲之間故樂爲之記援筆不辭

蜂記 三台文獻十三

山居宜蜂蜂往來游泳寂寞閒之尤宜予滋喜之於吾之中又有甚敬者焉凡蜂之聚必有王王存與存王死與死義無他適吾取其節每歲春秋之仲蜂有死黑而大者曰烏蜂烏蜂能卵子為王後王將蠢動前王卽別徙眾多隨之其不去者則留奉後王野人謂蜂分吾取其讓一日兩衙以朝其王吾取其禮園花為糧釀露為醴其所飲茹必草木之精華與夫沆瀣之清泠舍是不屑顧與屬飫播聞之食者遠吾取其潔數千百為羣朝採暮衙各競其職其王未嘗數數然策之也彼自力耳吾取其整春之食儲以防夏秋之食積以御冬吾取其豫門守甚設他為患者以死拒之不使得入吾取其嚴

養蜂之家時其蜂之盛割房取蜜又取房爲蠟足供世用載在本草尤爲醫家所重吾取其惠噫吾人處世偷生以圖存習懶以爲安勤不足以備乏才不足以利衆有媿是蜂者多矣蜂之節張巡許遠雷人也其讓督隱公之所媿也其禮三代之儀也其豫九年之蓄也其潔屈大夫所爲列於離騷者也其整諸葛武侯王猛之理其國者也其嚴齊之徒人費也其惠仁人君子所以利物者也然則予不特甚敬之又甚媿之欲雋彝焉而不得者也作蜂記

縣令陳古堂先生天瑞

赤城新志陳天瑞臨海人咸淳進士師事金華王柏精

性理之學志潔行廉爲金華令有能名宋末隱逝林壑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文集五十卷（兩浙名賢錄同）

大清一統志陳天瑞字德修臨海人公輔之後咸淳進士師事金華王柏明性理之學志潔行廉爲金華令有能名宋末隱居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有文集五十卷

台學源流陳古堂名天瑞字德修臨海人徽猷閣待制公輔之後也師事王魯齋精性理之學登咸淳元年進士爲金華令志潔行廉有能名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有文集五十卷宋末隱居不仕自號南村逸老人稱古堂先生云（亦見宋元學案）

兩浙金石志元陳天瑞月巖詩刻怪石堆雲矗太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晴見萬古無虧晝夜同搗藥聲繁驅白兎漏天孔正透清風光明自照如來境肯學姮娥西復東至元癸巳中春望日江千後學雪江陳天瑞題摩崖正書八行字徑二寸在西湖鳳皇山陳天瑞字德修號南村天台人公輔之後也登咸淳元年進士與周敬孫楊珏楊鋳俱師事王魯齋明性理之學爲金華令有能名宋末隱遁林壑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有甲子文集五十卷互見元史周仁榮傳中按癸巳至元三十年也據此則古堂未嘗不書元年號矣

遺集

甲子文集五十卷 赤城新志臨海陳天瑞著今亡燚按天瑞效淵明書甲子耳非以此名集也當作古堂文集

遺詩

大暑松下臥起

朝遊坰汗漫暮息倚磊砢劃見赤松子乘風亦入火遨登王母宮共啖蟠桃果言此是玉堂世上非責瑣悠哉白雲謠青鳥嚶送我我歸臥亦起身在松下坐徉穀更從遊此去無不可

炎威一何驕不有商飈慘蒼茫雲海路飛龍不可覽我本灌園人昔乃從鉛槧萬事已灰心十載空嘗膽亭亭松篁邊小池開菡萏芬清泥自污根固拔徒撼終日哦

其間一臥寂百感相期晚節香看此秋容澹

三台詩錄云古堂人物清高有柴桑之志作詩題甲子二詩首章託意遊仙末章寄思松菊總以明不欲仕元也

機宜楊簡齋先生珏

赤城新志楊珏臨海人咸淳進士號簡齋爲機督官入元不仕

台學源流楊簡齋名珏字君賢臨海人從王魯齋遊講明性理之學咸淳四年舉進士爲溧陽令有治聲轉機督官入元不仕子圭克世其學

宋元學案楊珏字君賢號簡齋臨海人也咸淳進士爲

楊樵寄先生琦

台學源流楊樵寄名琦字宗圭臨海人初名錡字宗彝從鄉先生余汝楫施淇游二先生謂其莊重眞摯才氣宏博可宗韓稚圭者因爲更其名若字云弱冠游郡庠聲譽藉甚已而師事王魯齋於上蔡書院魯齋謂之曰子有用才也吾語汝學之體用於是受師說而推明之求知其性以盡其心同舍張達善自以爲弗及也稱之曰畏友其父嗣炎寢疾每旦必焚香籲天願減己年以延父壽居喪極哀毀至元間族兄叔虎以嘗仕宋爲酒官至是以善酒政召叔虎不欲往計將自盡先生以誠

諭使者乃得以姪堂代行叔虎泣謝曰吾獲生全吾弟賜也先生自號樵寄幸民制置司及臬司辟皆不就徜徉泉石間蒔花竹教子孫以自樂鄉子弟來學者教之不倦嘗取周子通書家人睽復无妄四卦義扁其堂曰端誠其友陳古堂爲之記一日語諸子曰吾師魯齋先生而問道參之濂洛諸儒宗旨皆合焉雖不獲施於時亦無憾矣及疾革謝醫藥語後事詞色如平時索筆書曰八十有七失德事無啟手啟足吾知免夫命遷於正寢脩然而逝所著有拾撰等稿上蔡師說藏於家

太學周子高先生敬孫　朱致中　薛松年

台學源流周太學名敬孫字子高臨海人生六月而父

隨卒毋李氏食貧守節鞠成之嘗與同郡朱致中薛松年師事王魯齋講明晦庵遺教所著有周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先生嘗遊太學宋末隱居不仕子仁榮仔肩皆以學行聞亦見宋元學案

遺書

易象占經義考云佚

尙書補遺經義考云佚

春秋類例經義考云佚

按朱致中號春江右之祖也見陶凱朱府君行狀

台學統卷二十六

黄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四　元儒　車王學派　朱子餘派一

待制周本心先生仁榮 弟仔肩

元史儒學傳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黄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尙書補遺春秋類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

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脩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 宋元學案略同

輟耕錄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廿八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

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眾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棻按孔子有言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待制此舉眞不媿孔子之徒矣顧或者以先生不許其弟分財爲非此未知先生之心也死友之財固當歸於其子一也死友意固在是非恐其弟分之也謂死於他家將爲主人所乾沒耳今喪事費自己出則固可以對死友矣豈不足以謝其生弟乎二也呼其子來與之其子能分與叔父已不任恩其子不分與叔父已不任怨但知理宜如是而已豈可借死友之財以市德乎三也即此一端而待制之學識行誼負乎莫可尙

已乃台學源流不列其名元史儒學不載其事藉非南村先生表而出之孰知先生之爲眞儒哉光緒辛卯九月丙寅

書史會要周仁榮字本心天台人由文學累官至翰林待制以文章名而楷書宗歐陽率更尤爲時所重

光緒鄞縣志周仔肩字本道臨海人延祐五年進士七年爲鄞丞律己廉介究心民瘼遇事立斷判決如流會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老宣德意教之爲義役縣西林村民當受役者三十五家首相與謀視物力厚薄各捐己槖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

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日詣有司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爲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士論咸謂科舉得人如仔肩不多見也至治三年去任爲長興州判官百姓立祠祀之 按今祀鄞縣名宦祠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 子士屋

元史儒學周仁榮傳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從游者皆服爲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捄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

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宋元學案略同

同治黃巖志孟夢恂字長文號森碧備禮鄉人自幼開悟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從游者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建議復學田行堂試法聘主江浙鄉試先是有御牛入市觸殪官馬四噭長文曰兵兆也會兵興豫陳備禦策城藉無虞郡以練達兵務薦於朝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賜謚曰康靖先生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元史有傳子士區明辟府學訓導按赤城後集稱孟教授

雜紀

雲門精舍記 明崇德貝瓊廷琚撰　清江文集十六

青州之鎮山曰雲門上有穴如門廣可以通方軌雲氣朝暮吐納其中故以爲名而起原張先生世居之先生一號古郙少學於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於金文安公益六經之道漢唐諸儒不能通而一之至宋朱文公集周程諸說而大明焉當是時受業其門者非一而高弟則有黃文肅公黃文肅公傳之何文定公何文定公傳之王文憲公王文憲公傳之文安先生私淑於百年之後可謂純正而無弊者歟繇是講道淮楚之閒四方遠近翕然從之皆稱古郙先生仕至衡州路照磨

卒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清河郡公其子紳克世其學嘗出遊三吳郎姑蘇建塾誨其邑人子弟題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出且祠文肅以下五先生於中明其先後原委之的不倍於朱子者也嗚呼天下之才局於所見恆昧性之爲性道之爲道得此遺彼而異端之說益肆可勝歎哉朱子析而正之至精至密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旨若日月既食而復凡有目者莫不覩其光彩彼簧鼓一世以罔匹夫匹婦者不攻而破覩昌黎韓子之排二家其功倍焉雖其紛紛起爭而求勝强附於道以參立天地間然眞僞之分得失之歸烏可得而掩耶古邾不俾數千里涉江而南從長

文學之師表於時及所著文集凡三十卷皆可傳也今紳繼述於後而又合父師而奉焉其守之固如此則所謂雲門者實道之所在山將與之而益峻已是可以不書乎

棻按孟長文與黃文肅何文定王文憲金文安竝祀稱五先生則其學術之正名德之隆當不減於四先生矣史稱四方從游者皆服焉觀於此益信　又按明史吳伯宗傳洪武十五年登州張紳爲禮部主事劉庸所薦以爲鄠縣教諭尋召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此所稱古郇之子紳殆卽其人耶

瓊臺集序　崇德貝瓊　　清江文集二十八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法曲十年而始成其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九奏乃率弟子按之玉霄峰頂出神魚下玄鶴鬼神恍惚而至也信非人間世俗之樂所能侔者焉欲往而求之其人已化千有餘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得天才儁拔如長庚仙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訪之四方冀其有遇也今適來中都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稿語奇而意深大抵出入法曲之遺將續其響於既絕誠不易得也余聞廷鉉以彭城郡侯桂巖之孫謙善處士君敬之子而嘗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之門一時薦紳多稱之近謫居潁上奪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狐兎之邱失其綺紈之

貴遊而混於樵牧之賤宜其抑鬱無聊不能一朝居也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可謂不以貧賤撓其中者歟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篇其五言七言近體必擬杜甫其歌謠樂府必擬李白嗚呼志亦勤矣余嘗謂詩至中州概乎無足論者而乾坤清氣恨靳於人如此苟得之則發爲麗藻使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容爲之而有餘抑可畏已夫越二年復見余求書其首既喜而不厭遂復題之曰瓊臺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若人而無誚山中之寂寥云

棻按清江文集二十四有蘆軒記云天台李廷鉉之謫潁上也日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

云云故此編本名蘆軒稿而清江以其詩歌之妙又本其生長天台故復題之曰瓊臺集而爲之序 又按朱彛尊曝書亭集王彛傳彛字常宗其先蜀人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彛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醕雅時楊維楨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彛作文妖一篇詆之

遺書

四書辨疑 赤城新志云今亡經義考云佚

漢唐會要 見千頃堂書目赤城新志云今亡

性理本旨 見千頃堂書目赤城新志云今亡

七政疑解 千頃堂書目入經部書類黃巖志入子部天文類佚

筆海雜錄五十卷 浙江通志入小說類黃巖志入雜家類赤城新志云今亡

遺文 附

台州府儒學題名記 孟士屋撰 赤城後集四

皇上誕膺景命撫有萬邦際天極地罔不臣附武備既修文治聿闡乃洪武三年詔天下開設學校置師弟子員給廩祿稍食以養育之冀其成材而任使焉德至渥也後十五年又下明詔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聾試於有司以登名天朝時清漳林原亮氏來典教席越三年丁卯生員之領鄉薦者三人又三年庚午亦如之郡守閻彥清同知寧希周經歷王中嘉其成效之屢臻相與謀爲題名以記台學興賢之次序林先生一日造余

而言曰台郡建學先生實創其始於時生員李德遂水
邱曦嘗與賓興之選於前矣今先生典秋闈文衡而吾
鄉士子樂於教育連茹彙征者又不乏人則所以惠後
學者多矣茲承郡守之命而屬於先生幸無讓士屋辭
不獲於是拱而答曰台之為郡上應三台川嶽孕靈人
物鍾秀載諸圖經可考也矧今聖代啟文明之運郡守
宏文治之政郡博士司訓廣文學之教是宜多士濟濟
學行彬彬朝維暮習克底有成而預名鄉薦者累世有
焉信不可以無紀勒諸貞珉俾後之來者惟實學是務
芳躅是紹有引勿替以無忘先生之造就與太守之勸
獎則庶乎無負聖天子養育之盛心顧不偉歟先生拜

手謝曰是可以爲記遂列其姓氏之次第於下

棻按據此則士屋嘗爲郡教授在洪武十七年甲子又嘗聘典浙江鄉試在洪武二十三年庚午葢明初各省主考皆由大吏聘請但採物望不必定由科目出身也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孫侍道

赤城新志盛象翁字景則黃巖人歷平陽汀州路教授以昌國州判官致仕嘗游車玉峰黃壽雲二先生之門學者尊之曰聖泉先生今祀鄉賢祠

宋元學案盛象翁字景則黃巖人也學于車玉峰又師王魯齋而與黃壽雲爲友累官昌國州判官學者稱爲

聖泉先生所著有聖泉集

同治黃巖志盛象翁字景則三坑人嘗游東若水黃超然之門得淵源之學士人遊其門者踵相接也因其所居與聖水山近遂尊之曰聖泉先生延祐間歷平陽汀州路教授聘典江浙行省文衡識陸文奎高古之文終昌國州判官著有易學直旨本原聖泉文集從祀鄉賢祠棻按奎當作圭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延祐設科一再中鄉舉即其人也

遺書

易學直指本原原或作源舊志無本原二字元史藝文志有

黃巖志元盛象翁撰本其師黃彜雲易經通義刪去蕪說獨標旨趣以理爲主而兼及象數經義考云佚

易學直指本原注

黃巖志元盛侍道撰侍道字希曾號通源象翁之孫蘭谿學正取其祖所作直指本原注之益以闡明天人之藴今佚

聖泉集 亦見浙江通志

赤城新志黃巖盛象翁著今亡

遺詩 三台詩錄云李五峰論元初詩人十數家聖泉在焉

五龍山 在新河山麓有陶昭書院

壓居趣自幽脫巾挂龍石浮雲宿檐端幽篁翳暝色萬卷伊吾聲牛山鐙火夕笑談紫陽詩躋攀謝公屐皓鶴唳海東月明松露滴

相士林心月求詩

昔人一寸心未言情亦吐後人一寸心對面不可覩對面不知心而況越與楚炯炯月行空老盡翁與姥此夕復清光照我庭中戸舉頭問明月何人心獨苦

命兒學農圖

堯舜壽百年子皆不可傳孔孟少無父爲聖爲大賢天司生人命猶且付自然宜乎父與母教訓徒拳拳我有四男兒識字俱未全豈無一成立髮已白我須及春姑買牛犢之事田園賢愚不必計且免飢與寒

入城歸路

忽見殘花淚滿巾紅桃白李昨如新凄涼風雨千家路

藕絲煙霞七尺身誰解作文驅五鬼豈懷投筆到三神
東君綠盡山頭樹不染茅檐白髮人
西湖晚棹
西湖湖水千畝寬湖光蕩漾玻瓈寒短棹輕移入煙雨
斜陽一抹染流丹舉酒烹魚知傾倒拍手扣舷歌窈窕
碧波驚起鷺鷥雙飛劃然月出東山小
北隴春耕
東風扇起寒雲低膏腴萬頃環清溪落花雨歇飯牛出
一犁耕破芳草肥夕陽澹澹鳥聲碎水雲梳櫛青蓑肥
臥龍久臥人不知一聲長歎杳無際
題丹崖寺壁

句漏仙昇幾度春言尋石室度嶙峋枯藤繚繞枝何古
寶刹巍峨景自新竹色滿亭人是晉桃花夾岸世非秦
支頤獨立斜陽裏魚鳥依依總可親

遺文

與趙子昂書　三台文獻十四

聞物之配於道而列於器事有極智者之深思而遡愚
者之鄙笑其惟文辭乎或曰文辭小藝此不能文辭者
之論也夫文辭之體原於性命其用關於政教闢正運
奇積順發華操之無底詣之無涯衍聖賢未盡之旨泄
天地難言之情通微悃於九重播皇猷於萬里明之可
以感悟寘頑幽之可以和樂鬼神前之千百世而如見

後乎千百世而如授豈可以尋常小藝目之哉今有巧思之人目接眾技無不精工父母教之文學則勞師傅曠歲月而無成功又有强記之人經史百家漬溢胸臆使之執筆爲文非蹈襲而不擇則枯澀而不暢無他盖能爲文者才妙天成無規矩之可授機斡心腑非簡編之可習人爲萬物之靈能爲文者又人之至靈者也故一代超卓之士百年不過數人一時警拔之文平生不過數篇豈非文者天地之奇氣人世之至珍哉者不能不知乃以易視之此志士甚所不甘者也雖然六朝之末以對偶爲工晚唐之末以音律爲工宋之末以科場立說之與爲工穿鑿大道投合時好皆文之靡者也其

鄙於人固宜至若浩然正大之氣藹然和平之音則治世不可一日無者況欲鄙之乎但不多見耳昔人言作者如牛毛識者如麟角非確論也天下豈有能作而不能識者乎仰惟閣下鍾神秀於星嶽傳訓教於階庭雲錦爲裳蕙蘭爲佩掃時文之塵腐追大雅之芬芳肇力扛鼎賦聲摩空一字落世千金莫易皇元初混江南收拾文臣首得閣下聲價之重百倍機雲是非鷹引者質知閣下斯文將興天啟其衷也某於是時已有乘翅附鴻之意故嘗介養蒙張先生以賤名通於左右列於奎壁炳赫賁於吳越某也敢不早夜奮迅以自託於光照之末但某學不先人心甚企古自總角從事於斯文者

有年矣雖未遽追於前修自謂稍異於流俗顧瞻鄰里儒服累百而相知者不一二邇來客在闢荒之窮不可與語者益絕矣於是深閉齋廬歌詠舊所為文頗自娛好而門外之人莫不聽而非笑之夏蟲不可語冰尚何言哉抑又竊比陳黃自恃以不窮之志有當今之蘇長公在上敢為斯文之受誹訟焉非為己訟蓋為吾道訟也弁錄古詩二卅首出希采覽秋林小籟未諧律呂惟閤下憐其志而教之

書李次淵孝經講解後 三台文獻卅三

昔孔子舉萬善而授之曾子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不掩萬善而受之孔子惟曰唯授者無復丁寧受者無

有疑難孝特萬善中一事且出於曾子之天性而假口
說之繁哉或者謂孝經詞衍旨複非孔子之書葢漢初
諸儒派曾子之傳者爲之爾夫苟足以派曾子之傳雖
謂孝經爲曾子之書可也聖賢不世習倍降而告戒滋
撞鐘被瞶灼炬開矇時實使之然也漢初去孔子之時
未遠其辭已不容於不詳況後二千年哉況遐荒絕徼
素昧先王之政者哉西蜀李仲海次淵教汀之歲講解
此經旁譬曲引累十餘萬言謂次淵非孔子忠臣可乎
亦不得已也嗚呼跪足之羔反哺之雛不言而喻今首
冠足屨乃使爲師者諄諄其誨可以媿矣余後五年來
汀闖而求其簡學徒無能習者吾猶恨次淵之解未詳

也茲因同鄉一[illegible]山連幸公出示錄本感歎而書其末

案按以上三篇皆爲汀州路教授時作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赤城新志周潤祖字彥德臨海人嘗學于周仁榮與達兼善爲友隱居教授四十年至正中被召旣沒而恩命始下鄉人相與卽其所居尊稱之曰紫巖先生所著有紫巖稿十餘卷宋元學案同

臨海縣志周潤祖字彥德大父繹齋嘗師事晦菴高弟黃直卿先生承其家學復師周本心而與達兼善爲友精性理之學德器溫粹原作遂爲文端莊中法度隱居教授考究聖賢之道四十餘年子弟與行鄉有不善者以

誠諭之其人終身羞恥不敢爲非吏胥催科過境上恥爲暴戾當道行部必造其廬而禮焉省臺交剡不起會
朝廷使者經略江南薦擬國子助教旣殁而命下鄉人稱爲紫巖先生立祠祀之所著有紫巖稿十餘卷
贊曰彥德師事本心隱居教授潔身淑世居題通德里號荀陳幾於入恥爲非雖古王烈無以加焉可稱大儒矣

雜紀

寒夜有懷周紫巖先生口號奉寄且以酬黃柑之惠 劉基
柱下先生住紫巖倚天愁嶺氣巉巉客來每託青猿報書寄還憑白鳳銜日上寒光生水石月明晴翠落松杉

旅人珍重黃柑贈媿乏瓊瑤答素緘　誠意伯集

紫巖祠記　黃巖陳德永叔夏撰　赤城後集七

紫巖祠者故鄉先生周彥德氏之祠也彥德諱潤祖家世臨海人生能德於其鄉又作義塾以教鄉之子弟鄉人尊之因即其所居以稱號之曰紫巖先生焉故於其死也相與謀議請諸有司以聞諸當路大官貴人素重先生名又知省臺交薦不起益高先生行義聽其請而祠立焉始先生病時會朝廷使者經略江南諸道黜陟百司起邱園隱逸於是擬授國子助教既死命始下人雖以爲先生榮而祠之立不以此者尙德也鄉人以祠成不可無記又相與謀議屬之同郡陳德永使爲之記

爲德亦舊嘗辱相往還知其爲人又嘗爲文以祭且謂素行此王彥方而文采過之所以深悼其不幸而爲鄉人惜也乃不敢固辭而論次其事先生祖父繹齋先生受業於子朱子高弟勉齋黃公之門入源深流長溉而不竭同郡翁森先輩卽家建鄉學首往依之周待制之貴顯也又日夜益相磨切由是德性溫邃成就完美爲文端莊中法度隱居教授鄉里四十餘年子弟興行婦女易色鄉人有爲不善於其家者聞有司將治之乃自歸罪於門先生曰此其青炎適爾既而獲免終先生之身不敢爲惡吏胥催科過境上輒和輯其顏恥爲暴戾變起城郭縣鄉居民無不被兵者獨先生所居秋毫不

驚先生居家每旦必會集諸昆弟迨暮亦然賓至如歸年滿七十與少者爲禮亦謙讓不肯坐上坐先生之爲人如此是以薰陶其鄉爲良善之俗變其民爲質厚之民繡衣持節之使凡過是都者聞先生名字亦無不請問其廬而禮焉先生不事矯激無所依隨冠帶見客人人滿意薦書絡繹視之泊然葢其積累之厚故其操守之固是其有本者然也竊嘗慨歎夫開物成務之教衰而世之爲士者擴充或未極全盡涵養或未極至到善不足裕己誠不能動物往往急於自成能無媿乎先生者寡矣先生之學誠中形外始終一節效驗明著才能超卓而位不之及德之所被止於一鄉然至於鄉人祠

祭之舉其慘怛之心思慕不能自已之意將子孫世世是保則與享貴富於一時不旋踵而磨滅者得失相去豈不千萬也哉因又爲之作詩以係記後使歌以祀神靈有知其尚遲遲而不忍去也詩曰

坎坎兮擊鼓青山兮環堵風盤旋兮屢舞此有宮兮維子之所擊鼓兮逢逢薦芳馨兮庶豐儼神駕兮在中神所欲兮我能汝從神之德兮如春善煦物兮以慰我人我人所報事兮毋敢弗勤神毋去我兮我子有孫

遺文

重修總管府碑 赤城後集二

皇朝襲古制地方千里置郡郡有守秩視古侯伯其治

所謂爲總管府所以布宣天子明命統州邑羣有司以聽徵命蓋禮樂政教之所在其府宇宜曼碩尊芋式熙侯度以示民有嚴非獨去滯恚亂危句有譌脫理達而事成也台郡治重修於達魯花赤也都居帖木兒公歲月易遷風雨時至復拔夷不可支至正改化總管禿堅阿中順公視郡事首謚諸監郡達魯花赤哈剌不花公曰自吾居之弗理也何以理乎外監郡學道愛人素稱長者因曰必亟於圖無寧以爲民病同知佛留公治中賈公讓推官楊公惟忠並以典刑碩德爲政尙體要經歷張公惟亟知事靳公直照磨胡公必發皆衣冠偉望能以清愼主畫諾上下交贊以爲當務總管中順公迺庭

選郡士謹厚有幹材者六人俾職繕修授以指畫給以公帑且慰諭曰旣以役逮下無以公事廢若生業徐爲之弗亟也吾不以嚴期程若也六人者樂以功自效朝夕從事若裕其父蠱材需其良工遴其巧向之傾陊離剝者撤而新之漫漶黝黑者丹艧之自堂徂門以及兩廡吏舍凡百十楹井井完好視昔加壯經始於春之二月至冬十一月分考其成曰後之民將不利於木土矣余謂考績之法廢仕者視官府若傳舍視其民若舍下兒葢邈如也遑恤其後哉公視天地民物爲同體故凡持節三臺分茅兩社所至輒有終譽治台之初爲民鋤姦薙暴酌利害而興革之嚴吏選以杜倖門疏鹽筴以

舒民力綱張目舉烝烝焉鄉化未期月也會行丞相府
檄公轉粟龍灣民皇皇者累月將歸父老以香花綵旗
候公于會稽境上復署安民父母神事之以為公壽丞
相知公治效素有聲復遣使者以督辦貢篚禮起公民
懼公之復去也爭臥轍遮塞道路車不得進留不獲即
泣訴於使者曰願多謝相君無久奪我慈父是歲六月
不雨公歸不就燕寢即走禜百神出己橐給禜費燎煙
始升正晝颯㗇風雲雷雨若取諸方寸民大忭舞謂昔
也望公之歸猶望雨也公歸而雨天其善應乎噫至矣
余嘗觀詩至魯閟宮所以頌魯侯能啟修其宇也首曰
是饗是宜而帝假莫不率從而民順未章始及松柏之

尋尺者先其德後其事也德本也事末也烏有本立而
末不舉者今余於是記也所以謹歲月昭成功迺特書
公之繫民心動天地魯頌之義也葢將使夫後之嗣公
者修其本不徒事其末也辭曰
維皇建極配天秉圖利用建侯神道乃鋪五侯利用白
茅青社有監有式協恭亮采百務以敘式章遠猷睠玆
公府亦罔不修貢堂中峙兩廡翼張重門靜閟室陰洞
陽上捫六符下蹴九霞五雲蒸宇萬壑結阿以宣皇風
以謹侯度牖蒙攝靡澄源去蠹侯燕于寢仁漸義摩囿
我安宅鼓腹含餔侯躋于堂有儀有章旨酒兕觥報以
壽康松桷有舄德音弗違丹楹刻桷否德乃譏莫厚匪

德莫堅匪石勒作貞符以永俟則

重修捍城江岸記　臨海縣志十二

皇元大一統盡隳天下城郭以示無外獨台城不隳備水患也城下爲隄以捍城也按台襟江帶河南匯爲龍湫磐石踞江面天大雨西南萬壑水至直擣磐石怒濤橫齧城下至與潮汐鬬勢益張宋慶厤中城決西南隅木石盡東去民半入魚腹城距今滋久隄且弗固歲以官令理之令頗無遠畫朝作夕圮民用大慼至正九年聖天子嘉惠元元易樹賢守監達魯花赤僧住總管達魯花帖木兒特被天眷同牧是邦既上郡巡視所守因相語曰台固水國倚城以爲命弗治如民人社稷何乃

選善辦事者六人授以方畫給以義助錢萓以府史張某俾專任禦水事公退身至江許勸相無虛時六人者樂于趨事若裕父蠱䈁石高山取灰于越外聯大木築之抵堅以壯其趾內積巨石累之極深以果其腹地之卑者封之而致高壤之虛者除之以布實亢其背而不墊漱其壘而不漱不墊則外不淫不漱則內不訌延袤崇廣周帀堅緻視昔倍蓰焉明年夏工考成逵魯花赤公舉酒勞役者曰爾築弗傾民生是憑我心攸寧一日胥慶敢用酒總管釀酒于江曰方今聖明御極嶽靈川后罔不效順繼自今所不能保厥成功者有如江父老子弟歡忭鼓舞請書貞珉以無忘侯德余聞柳子之言

曰古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然人心橫流頹波浸潰有藉于三綱四維若奚獨曰水哉水哉今賢守監之爲國也莅之以廉明正大之體鎮之以簡靜貞一之固所以立我民命視水事孰能輕重之者信哲夫所成固在崇臺堅壁之外哉是可以恢張侯度慰答民心對揚明命矣雖然物之廢興無常而水之性善變以無常而遇夫善變乃欲論其貞久亦人心有以勝之耳後之來者於此有考而述則焉俾有常而無變則賢守監之德不亦遠乎夫書善而不備君子不責也乃申之以辭曰

惟台建邦須女之野大江西來蕩我民社城隄捍江將復爲隍守監惠來採城之綱掌固獻功石工具在手障

狂瀾納之東海昔也淵水今也衽席是翼是馮惟守臨之德厥德伊何有那者麟族姓振振信厚且仁聲聞于天帝命錫女爾公爾侯分茅胙土六德敷施五事具舉是心之充視溺由己懷下以德報上以忠銘德表忠用需觀風

隱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赤城新志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世以儒學名家元初鄉人競習聲律紹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爲文章必傅經義治尙書作四書辨疑生徒二百餘人並稱之曰西山夫子宋元學案略同

同治黃巖志陳紹大字成甫以儒學名家其學出於紫

陽門人天台潘時舉元初鄉人競習聲律紹大獨以性
理之學自任爲文章必傳經義治尙書作四書辨疑生
徒至二百餘人若潘伯修趙友蘭姚慈譜皆其徒也嚴
毅方正未嘗言人過失居斷江西山下躬耕樂道不求
仕進門人尊之曰西山夫子見兩浙名賢錄

遺書

四書辨疑經義考云佚

遺詩

平泉歌爲應景裕作

九峰山前一泓水隱居洞庭三百里夜深倒浸星斗寒
一波不動光如天涓涓餘潤發淸藻行人飲之甘且好

沃瓢馬鬣如可期釀酒更送澄江槩

靜正牟仲裴先生楷

赤城新志牟楷字仲裴黃巖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爲文章凡以性命爲先詞華爲後有九書辨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辨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 宋元學案略同

同治黃巖志牟楷字仲裴號九溪又號葛屋山人茅畬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持身嚴肅鄉里沾化揖讓可觀爲文章凡

以性命爲先辭華爲後有九書辨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辨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等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從祀鄉賢祠

遺書

河圖洛書說 今存二篇其一録後

定武成錯簡 經義考云佚

春秋建正辨 經義考云存

四書疑義 經義考云佚

九書辨疑 見浙江通志陳德永九溪先生傳作九經辨疑今佚

深衣刊誤 經義考云佚按今牟氏譜有之凡五條七百餘字則實未嘗佚也

深衣刊誤序

臨海朱右伯賢撰　白雲稾二

惟昔遂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巢居閒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虞夏因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沒而王澤熄上亂下僭人偽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注且誤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於千百也耶嗚呼惜哉同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詩禮講貫精密著為深衣刊誤且欲與逢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裁制之謬一一皆刊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

杳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覩諸掌殆有擴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爲後世法程牟君之篤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遺詩

悼陳氏兄弟

生男但願柔且魯不願生男尚雄武君看戶牖兩兒郎孟浪於身竟何補大兒汪罔軀瞳光炷火虬捲鬚背拖雙鞭翼兩戟跣踏荆棘馳虎貙小兒鳶聳肩脛骿捷疾如猱猿丈八蛇矛託鐵堅十盪十決無當前塗濇淇鎖脫

支祁吼奮競誇爲萬夫首樓船三戰三擲戈意望雲臺
畫不朽鄱陽江上屯蟻封猰貐吐涎晝昏濛憒君不悟
子魚膽跳踉再試桀石雄賊奴金斗期緊臂黃口呼儔
若兒戲荻花洲畔委狠牙觸肉枯魚不知處鬼雨茫茫
蒿野黑血汙遊魂杳鄉國兩家內子泣烏烏老牛舐犢
悲何及英雄要知本天賦二子向來元自誤南山山下
有黔婁荷笠晚歸先飯牛

秋日書懷

畫虎屠龍技莫高日長周蝶且陶陶支吾風月吟千首
埋沒林泉見二毛世路未諳休强出生涯隨分勿徒勞
秋聲昨夜來庭樹獨對青鐙課楚騷

遺文

河圖洛書總說　黃巖舊志十

河圖示人以陰陽五行之造化凡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實不外此故四時行百物生而天道成者河圖之功用也洛書示人以尊卑上下之紀綱凡后王君公大夫師長之所以經理國家天下者實不外此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人道成者洛書之功用也然河圖雖具陰陽五行之造化而尊卑上下之情理存焉洛書雖具尊卑上下之紀綱而陰陽五行之妙用在焉先儒所謂圖與書相爲經緯表裏者如此而已若謂圖即書書即圖書亦可以爲易圖亦可以爲範

則一圖足矣何以書爲此恐非上天出圖出書之本意也或曰聖人之所以則之者何也曰則河圖者則其象而已則洛書者則其數而已則其象者取其陰陽奇偶之象以畫八卦而成易也則其數者取其自一至九之數以列九疇而成範也謂易亦有範之理範亦有易之理可也謂圖卽書書卽圖卻不可也或問河圖洛書之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且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圖與書不可以槪論也河圖之位隨五方之位而配之以五行也故一六爲水而居北北水位也二七爲火而居南南火位也三八爲木而居東東木位也四九爲金而居西西金位也五十爲土而居中中土位也此五方之定位

爲五行之所屬亙古今而不可易者也易所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盡在是也愚故曰河圖示人以陰陽五行之造化也至於洛書之位則不可以河圖之位律之也蓋河圖以陽附陰以陰附陽是乃陰陽對待之理洛書以陽居四正以陰居四維是乃崇陽抑陰之義二者之異其宜也其三位之同者亦偶然而同耳書非取法於圖也何異同之足言哉然三位雖偶同而其義則不同也姑以中央之五論之河圖之五土也洛書之五君位也中爲君者乃天子居中御極之義也九疇以五爲皇極則洛書之五豈非君位哉其餘一三七九之在四正者亦皆君長尊顯之位也其二

四六八之在四維者則爲臣庶卑下之位也愚故曰洛書示人以尊卑上下之紀綱也愚嘗卽此而推廣其義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備於是焉以禮樂論之則河圖爲樂洛書爲禮以仁義論之則河圖爲仁洛書爲義又大而論之凡聖人所以發政施仁哀矜鰥寡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者皆河圖陰陽對待之理也凡聖人之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近君子而退小人先教化而後刑罰皆洛書崇陽抑陰之義也故河圖之義行則君臣上下之情通而上不至以虐其下洛書之義行則君臣上下之分明而下不敢以陵其上二者固當並行而不可偏廢也小而論之治家者不明河圖之義則必至於

虐其僕妾怒其妻子而家道不和矣不明洛書之義則必至於主僕之分不立尊卑之序乖亂而家法不嚴矣以是推之何往而非此理哉在學者深體而默識之耳

送堂弟子禹子南赴舉序 牟氏譜

宋元祐中我三世祖主簿公擢進士第踵之者二三人其太學童科胄試鄉舉者累累焉乾坤再造故家凋替吾族爲甚然詩書一脈猶未息也子南子禹子同曾祖昆弟執經予館下皆敏悟辨博當以文振家聲又從黃子約遊識益長文益工至正甲申將挾所有以決策於明有司予嘉其行也進而告之曰貧興詔下距今十有九年閩浙之士由是選而仕吾州者往往有之而吾州

乃獨無一人登仕版者是固有命焉抑亦器之未利也今予之往也庶幾一舉以光迺祖之前烈乎吾貧且病不作此夢久矣二子其勉之哉按牟企元祐三年進士陽穀主簿黃宏字子約超然從予牟若畯字子南號南軒子禹未詳甲申至正四年也舊作壬申誤

張務光先生明卿 父莘夫 林弦齋 邵素心

宋元學案張明卿字子晦天台人父莘夫隱約田間能以詩書自振入元用薦為鄉郡儒學正鄧文肅公嘗受業焉按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緜州人徙錢塘仕至國子祭酒先生始成童而學正卒即知家學是荷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詔求直言先生慨然為政事書

一卷將渡大江淩黃河以獻於朝既而歎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爲干祿乎盍止之于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于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叱之不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先生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之謝不往其學術一以考亭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者之事爲不易心于貧賤不屈節于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煩先生長身疎髯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其所自號務光稱之

爲務光先生著有言志稾四卷六藝編六卷存稾錄十二卷尙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及政事書藏于家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浦江宋濂景濂撰　宋學士全集二十三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爲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爲弓正而賜姓爲張者殆非也子孫家於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肅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於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爲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爲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協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爲天台人（濂按元豐末至建炎初凡四十餘年恐非肅之弟也）協生武節大夫埏埏

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愻愻生某官逖逖生某官伯熾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棻棻生莘夫字某隱約田里閒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爲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即知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薪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閒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淩黃河以獻於朝既而嘆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以其（當作其以）爲干祿乎遂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

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事今不用柰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按延祐元年也道殣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飢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枵枵空矣公恬然不以爲意雖見官政有病於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爲生平不耆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

叠石為山蒔花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釃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毫塵土蓋不足涴也作為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灑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為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者之事為不易心於貧賤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煩其兄聖卿識見敻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閒獨於論辨稍不相合必面頸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疏髯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為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言志稾四卷六藝編六

卷存養錄十二卷尙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於家公娶謝氏後公若干年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滁州儒學正博學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艮女三人皆適宦族王艮佐王環趙永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尙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於臨海積嶺之原旣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乞銘予聞天合爲靈越輿區所謂金庭玉堂瑤樓璿臺咸在焉故其下多淸修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庚子眞是已九原莫作有如公者其殆任庚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藐入世如秕糠

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爲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旣有以麗之曷從而薇之旣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辰之遘而大耋是遺詘伸雖人顯晦則時乃浚洛伊乃達泗沂乃牖夫民彝積嶺崔巍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尙知爲務光先生之碑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　義烏王禕子充撰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兼善之澤處而立言則後世蒙嘉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心而信道及物以爲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君殖學厚深秉志貞亮攬儒林之英秀摰蓺圃之芳華自其壯

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爰采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爲政事書將詣於朝廷獻諸君舉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閭教開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益其學術一本於伊洛而上遡於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於是推其躬行心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析之章句所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篇皆辨理精詳論事明暢鄙王通續經之僭陋揚子守玄之譏誠足以自成一家永垂千載者也嗚呼先生執德不回雖齟齬於當世而立言不朽實惠利於後來謂其無媿於古君子非歟維昔學士大夫之歿禮貴飾終請謚謀誄厥有彝典先生之卒學者既

因其所自號稱之曰務光先生而誄未有詞無以較實揚徽在禮爲闕是用追述而補陳之其詞曰

嗚呼先生寶古君子制心維敬飭身維禮學苑揚翹儒林振韡卓操世憮貞猷俗軌志雖當世義仍苟仕鏟采勿耀韜鋒自歛鄉邦師重君公遜放有來學徒散被時兩業崇六藝術廣百氏爰茂道譽益隆德履理由意融行自躬體推其緒餘託以言語擂摭遺經羅網佚史發摘祕要抉別微旨著爲羣書戶列門峙絕編雖斷續經非擬勒成一家垂示千禩先哲是逕後聖其俟嗚呼先生厥就愈偉嗟世之人其孰無死死有不朽立言之謂令聞長世其曷窮已嗚呼先生今則已矣易簀全歸盍

棺正斃儀刑旋逖嘉惠猶侈後生晚出將孰憑倚譪焉教思匪文無紀以濯其潛以焯其煒庶無媿詞敬爲哀誄

台學統卷二十六